續近思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近思錄

(二)

張伯行集解

續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此卷論力行。蓋致知必進以篤行。而存養尤資乎省察。是以克治之功。君子所宜深致力也。

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便是此事。幾者、動之微也。通書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其言不一。曰幾善惡者。是言衆人之心。天理人欲動處。其幾甚微。爲可畏也。曰幾微故幽。是言聖人之心。能洞乎事幾之微也。曰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其神。是言君子之心。能審幾以至於聖也。盡力說箇幾字。乃喫緊警發人處。蓋人當念慮初動。近而公私邪正之界。於此發其端焉。遠而廢興存亡之理。於此啓其兆焉。一或不察。厥後相去天淵。便覺甚難爲力。但只於此處看破。若有私意邪念。即當用力遏絕幹轉。挽回將來。此是人生日用第一親切緊要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透。省卻後來無限氣力。希聖希賢。俱從此做起。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其事只是如此。人能兢兢業業。嘗加審幾之功。存天理於方動。遏人欲於將萌。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張子名載。字子厚。學者稱橫渠先生。天理人欲。發端甚微。只爭些子。周子屢說幾字。欲人之辨於其微也。然辨之不早。到得後來便覺幹轉費力。故張子每說豫字。欲人之定於其先也。二先生皆是喫緊爲人處。學者不可不知。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做了又卻悔。朱子曰。此便是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知之而又行。行之而又悔。是平日全沒剛斷力量。而天理之公。不勝其人欲之私矣。故朱子謂無克治工夫。須是遇著事時。知其非理。便與克下。莫存一些遲回顧慮之見。苟且放過。使之私意無所容。自然退聽而漸消矣。大抵處事明理爲先。卽當行以勇猛。當下決截。方能精進。不然。氣不足以勝私。終被私欲引去。雖明理亦何濟於事哉。

朱子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理欲之界。其端甚微。一有游移。便立脚不住。能於此處立定脚根。牢固穩當。則天理不爲人欲所勝。從此一力去做。工夫自然日進一日而未可量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未有夾雜於其間而可以有爲者。從天理則人欲不期去而自去。徇人欲則天理不期滅而自滅。蓋存亡之幾。勝負之勢。只爭毫末。學者須於此處用體認省察工夫。不可少有閒斷也。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皐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劄定腳。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劉、漢高祖。項、項羽也。理欲進退之勢。正如劉項用兵。兩相對拒。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勝負全在此處。略一回頭不得。初學正當從此牢劄定腳。隨時隨事。逐漸掙扎。旋捱將去。莫放此心游移退轉。終須可以勝私。到得勝時。氣象自覺與前不同。猶戰者只管猛力向前。自然得勝。勝時便有許多威武也。

朱子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學問未到。天理見不分明。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則理欲之界見之已明。自然天理發見。人欲消消而向聖賢路上去矣。然私欲轉念即來。難於淨盡。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當決絕。不可容留。即纖微不合理處。便是人欲所伏。尤當精密省察。毋令其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害乎天理。此方是學問得力處也。

朱子曰。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義利每多夾雜。有似義之利。亦有似利之義。若非學問功深。窮到至精至微處。誠有難爲別擇。初學但於意中所疑。其近利者。即便舍去。勿爲則錯處自少。向後工夫既到。看得義理親切。卻看舊

事。只有於義上見未盡利上舍未盡者。大段已自無傷。不至有過當之擧也。若初不肯舍。牽意妄爲。則其害義者必多。後雖知之而已不勝其追悔矣。故義利之閒。苟未能擇。則莫如能舍之爲得也。

朱子曰。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便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者皆是也。事無論大小。皆有義利存乎其閒。必須判得分明。做得決斷。今人做好底事。自是屬義一邊。但其閒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則是不離利之見也。所謂所爲雖善而不知其道。猶未免有私者。天下比比皆是也。此義利之辨。間不容髮。學者不可不細加檢點矣。

朱子曰。須於日用閒。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無事無義。須於日用閒常令義之所在了然明白於胸中。然後不至爲私欲所奪。此中有精察工夫。或言心安處便是義。則大不然。蓋惟見得分明。方能安其所當安而可以爲義。若見得不分明。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者。豈可以安爲義乎。以知辨之不可不精也。

朱子曰。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自有正大道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以此處之便是至公無私。而事之成敗利鈍可不計也。若稍參以自家意見。則便私而不可爲矣。此君子所以無適無莫而惟義之與比也。

朱子曰。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

是工夫。閒居無事時。將自家平日所行底事。細爲檢點一番。其間有當是而非。當非而是。顚倒而不合於理者有當好而惡。當惡而好。意見之不得其正者。能自察而知之。識得是病便是藥。工夫卽從此而在矣。何事他求哉。

朱子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學者平日所用工夫。不必多求。只求一箇是而已。道理只有是非兩端。從是處行將去則善。從非處行將去則惡。如事親宜孝。事君宜忠。此理之至是者也。反是便非矣。不寧惟是。凡事皆當如此。須用省察之功。於是非相持之處。仔細辨別。擇其是者而後行之。則自無不得其正矣。古聖人千言萬語。所以諄諄教人者。亦不過發明此至是之理。欲人知所率從。而毋流於非僻之私焉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此言人之於事。當明辨其是非。而尤不可不先自治其氣質。以爲處事之本也。大凡有一事便有是非兩端。相持並立。是者乃天理之公。非者乃人欲之私。就當從此處與他剖判得極分曉。不使天理少參於人欲。此便是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所當著實用力者。然人之氣質合下生來便有所偏。故其所見處亦往往不同。偏於剛底人。則所見剛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剛。偏於柔底人。則所見柔

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柔。必先就其氣質偏處。痛加克治。然後以之處事。方不至有偏倚之見。而循天理。過人欲。事事能求當乎至是之歸也。不然。氣質未變。雖見得道理是了。仍然偏一邊去。豈能以無失也哉。

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凡人做事。有不是處。自家心裏不安。此正是眞心所在。不能泯滅。但一轉念。復被私欲蔽固。雖有善端發見。沒力量掙扎出來。卻依然陷溺去了。此所以終不能成好人也。須是大段勇猛著力。與後起私欲爭戰一番。不可輸彼。知得此事不是。卽便立定腳跟。莫向彼行。硬從好路上走。如此強力支持。久久漸到純熟。而私欲自然退聽。不能以勝我矣。故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言人能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勇於有爲。而人僞不能奪之。自無難讫於聖誠之域也。此可見學者宜自用力也。

朱子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平日須是著實用功。自家檢點。如見此事不可爲。何以又要去做。既知好事要去爲。何以終不肯做。此處不可忽略放過。蓋人心本善。當見善欲爲之時。乃是眞心所發見處。少間爲氣稟物欲蔽固將去。便又不好了也。須就此處剗去體察。初起念頭。卻爲後起所奪。最是爲學第一件緊要大工夫。不然。悠悠忽忽。全摸不著自家病痛所在。則終無進益之日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因其偏而又欲著一物事以救之。扯東補西。越見不平。究竟摸不著頭腦。安能於自家病痛。一一對鍼。其實要緊工夫。只須於大底道理看教分明。覺得大段如此平正。則平日偏處自見。如入暗室取物。但以火照即見。若只暗中摸索。徒費心力何益。且大底道理既明。自家病痛。便不知不覺漸漸轉變。不消費力治之而自無不治矣。故學者用功。在於得大頭腦而不必徒爲救正之計也。

朱子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人之性情。有偏於褊小急遽。發不中節者。即須因病自醫。當下檢點。凡平日言語動作之間。皆當以緩持之。勉强從寬。持之既久。漸成自然。則所發自有條理。不至於褊急矣。此即古人佩韋之意。亦救偏之一道也。

朱子曰。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人於臨事多爲血氣所使者。只是見義理不透。而客氣動於中也。惟平日於性理說話。涵泳玩味。沈潛久之。則客氣自消。臨事便有別處。不至爲血氣用矣。蓋惟理足以勝私。學者讀書養氣之功。正自不可少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氣質之偏。得於生初。耳目口鼻之欲。具於當身。人己忌克之類。形於交際三者皆人欲之私。在所當克者也。然人之一生。氣質其先者。交際其後者。而當身日用之間。惟耳目口鼻之欲最爲難防。觀夫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知克此項意爲多。誠能於此掃除得淨盡。則氣質之偏。亦自可化。而忌克之念。亦自漸滅矣。此程子因立箴以示人。而學者所當著力也。

朱子曰。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克而好勝。伐而自矜。怨而忿恨。欲而貪得。四者皆心之病。而人之所不能無者。若但制於其末。則旋滅旋起。忽去忽來。容能治得許多。必拔去病根。掃除淨盡。使之一絲不留。然後心體光明。純乎天理。此惟仁者能之也。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山之勢甚難摧抑。猶人忿怒之所發。其氣盛大。亦難摧抑也。壑之勢甚難填塞。猶人愛慾之所流。其情沈溺。亦難填塞也。知其難、則知所以摧之填之而不留餘力矣。火之勢可以燎原。急宜救止。猶人奮怒之所發。其氣方張。亦急宜救止也。水之勢可以滔天。急宜防備。猶人愛慾之所流。其情日汩。亦急宜防備也。知其急、則知所以救之防之而不緩須臾矣。然此皆治其末之方也。若明理養心以正其本。則自可無此患矣。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

少閒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夫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剛自是美德。故朱子謂某看人須是剛底好。雖亦不能無偏。然比之柔者。則大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蓋剛強不屈之氣。一往無前。自屬君子邊人。而可以任大事。若柔弱不剛之質。遇事全無力量。不會振奮。只困倒去。亦將何所用哉。固知剛者之難得。而學者不可不自振奮也。

朱子曰。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往那裏去。也是可怪。善與惡本不相容。能爲善之人。未有不疾惡者。蓋眞知惡之可疾。則其疾之也必嚴。而其爲善也益力。所謂見不善如探湯也。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付之度外。全無疾惡之意。則豈有爲善之基乎。夫天之生人。與之以秉彝之性。無不好是懿德者。若見惡不疾。則必見善亦不好。吾不知其秉彝之良心。將於何去也。不亦深可怪哉。

朱子曰。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人處天下國家之事。全靠此心。必須剖判心下。令其洒然分明。若犀之照。若鏡之懸。善理則明之。惡念則去之。凡義利善惡是非。毋令絲毫少混。不能別白於心。如處家事。則取其善而舍其惡。處國事。則取其得而舍其失。處天下事。則進賢而退不肖。諸如此類。心中無疑。便斬釘截鐵。斷然行去。自可無事不成。若此心做不得主。蓄疑莫決。勢將紛紛淆亂。亦安能有所濟哉。故處事莫要於治心。而治心尤必先於明理也。

朱子曰。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中道也。學者欲得中道。必須講明學問。使先不迷於所往。如善惡兩端。便要辨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理會得分明。然後從中道上一向行去。自然恰好合宜。何緣有差。所謂知之眞則行之當也。子思之言中而曰庸。庸者平常也。日用常行之間。事事皆有中道。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所以言中庸不可能也。學者苟不用學問之功。則見理先不分明。何由得中道而行之哉。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多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人生不能無欲。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寡。似非不好底欲。若是不好當斷絕之。何但宜寡。只是眼前日用的事。雖未免有欲。然不可多。多則東馳西逐。本心爲所紛雜而不能養矣。蓋人止有一心。專用之則靈。分用之則亂。如做這一件事。便只做這一件事。莫做那件。若讀書寫字做詩之類。皆當專一。不可他及。苟既做此。又要做彼。一箇心分做許多用。忙箇不了。到得合用處。已自神散而昏。都不得力矣。夫心爲一身之主。而以欲亂之。則無主矣。其何以應萬事乎。故養心之道。必以寡欲爲至要也與。

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理欲之分。近在幾微。即飲食之間。亦須辨別。如饑而食。渴而飲。此當然之

天理也。順其當然而飲之食之可已。若必欲求美味。則出於嗜好之私。便是後起之人欲矣。孟子所謂未得飲食之正是也。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度量迫狹之子。或恃才傲物。或藉氣凌人。其中心忌刻實。不能容人。亦鄙之不屑與校。而反爲人所容。若大丈夫則所志者大。所見者廣。有含弘包荒之度。而不存計校物我之私。故容人而不見容於人。學者皆當法此氣象也。

朱子曰。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而不可得。禮者、人之規範。所以守身也。其條目甚嚴。不容一毫出入。古人視聽言動。無不循之而行。故終日只在禮中。不敢少有放縱。欲求自由而不可得也。學者若不從禮上立腳。則恣肆苟且。欲一事之合於法。其可得哉。

朱子曰。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攖之哉。人皆有一箇身。此身無論富貴貧賤。皆當以道義自修。今人置此身於不修。而馳情外慕。方其爲士時。學尚未至。便已汲汲求仕。及其既仕時。心尚未足。復患爵祿不加。趨走公廨之門。奔馳勢利之途。迹其生平。無一日之閒。其爲勞瘁甚矣。何若山林布衣之士。雖處貧賤。而道義自高之爲得也。夫道義有於身。則貴且尊。雖三公不易。千駟弗視。何外物之足以攖其心哉。不修道德而徒慕爵祿。終其身爲人役也。亦可慨夫。

朱子曰。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凡事當先見其難。不敢有輕易之心。而用力以爲之。則其後自易。若一有輕易之心。則難者將至而困我矣。如樂毅爲燕將。用兵伐齊。始常懼其難勝。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一戰而下齊七十餘城。雖墅無不破者。及其既勝。則氣驕膽大。自恃兵強。遂攻二城而不克。非二城之堅於七十餘城也。蓋心見其難。則難者亦易。心見其易。則易者亦難。天下事大抵皆然。人當常存其敬畏可也。

朱子曰。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此固吾所自有。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失之。則當求所以復之。今乃聽其失而不知求。至富貴、乃身外之物。反多方以求。惟恐不得。縱使得之。亦非在中之美。與吾身心毫無所益也。而況未必得乎。若吾心之義理。特患人不肯求。不患求不能得。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莫貴且尊於此。而求必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則爲聖爲賢之道。即在是矣。是富貴之與道義。其利害甚明。不待計較而後知也。但人心之公。每蔽於物欲之私。所以見富貴常放不下。而不知有道義之足重耳。誠以此兩端常常體察。何者爲吾身心所固有。何者爲吾身心所本無。何者爲所當得而不可不得。何者

爲不可必得而亦可以不必得。若見得分明時。便須猛省。急擺脫出來。毋令此心爲富貴所纏縛。而返求乎理義以進於聖賢之歸也。其爲益不亦大哉。

朱子曰。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學問之事。既已致知。便須力行。今之學者。不能身體力踐而徒驚乎空言。此正莫大之患。然其咎自是不善讀書耳。書豈使之然哉。古人著書立教。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門戶。而令其身體力行。非但讀文辭爲誦說已也。如所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更爲深切。蓋人若不擇躬於禮樂。則不序不和。而所行之事。俱無一而可。誠非可以斯須離者。我輩直當佩服而存省之。卽此一言。終身用之不盡。寧獨後學所宜知哉。故知口耳之功。非聖賢所以教人之意。而學問之不得力者。亦可反而自求其故矣。

朱子曰。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止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此亦是不合正理。事物之來。所不能無。但隨分應之。不失其正理可已。若當其來時。而此心固執不動。頑然如木石。雖無邪心。但此不動處。便是冥念絕物。非正理矣。曾是天與我以此心。而可使之冥頑不靈。一無所用哉。又如應事接物處。自有當然之理。理當如彼。而我不知所以應之。乃反

如此。雖非有意之私。究亦不合正理。而於事物之間。多未得其當也。由前則失之於執。由後則失之於偏。學者當思所以去二者之失而可哉。

朱子曰。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僞爲者耳。豈有是理哉。聖人亦猶常人之情耳。其所以不同於常人者。以其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得乎喜怒之正。而不以動其志也。謂聖人有所動固不可。今反其說而謂聖人都無所動。則是聖人不喜不怒。其心全如木石。冥然罔覺。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僞爲者耳。夫豈有是理哉。其爲誣聖人也亦甚矣。

朱子曰。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人之患在不能見自家病痛所在耳。若果見得端緒。便就此處用功。常切提撕警覺。不少存一自恕之心。則昏者可明。弱者可強。何氣質之不自我變化哉。人亦自勉之可矣。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靜中無事。而私意往來橫生不絕。此學者通患。多不自知。能省察至此。可見自知之明。甚不易得。知得是病而治之。便有頭緒。但當以敬爲主。令此心常存。不爲所亂。而於日用間深察私意之萌動時。多因何事而起。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工夫莫少縱容寬懈。如此則中有主而自治嚴。自然私意漸消。而不至有橫生之患矣。

朱子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持敬工夫。固是爲學本原。然此其大綱也。若其條目所在。亦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方爲動靜交修。而不流於空虛無用之學耳。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若都不用躬行之功。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當時從事孔子。但消兩日。便可說盡。爲學話頭。何用許多年追隨不去。難道孔門諸子。都是獃的不成。必不然矣。蓋古人說得就要行得。故日夜汲汲皇皇向自家身心理會。用切己的工夫。到得做事業時。但就平日得力隨量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各因其學之所造。即可以充從政之選。不用他求。至大小功業。亦隨各人分量做出。俱有可觀。不必相強。總之學求盡其在己。而出之自足見用。若徒託之議論。而不體諸躬行。則空言無實。不惟無益於身。究亦何補於世。恐古人無是學也。

朱子曰。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人之行所以常蕩軼者。以平日無所檢束故耳。但當謹守規矩。朝夕之間。常以之爲模範。不暫廢輟。強持之久。漸就純熟。則不待有所模擬。而所行無不謹飭。自成乎方圓矣。此即聖學立於禮之效。而程子所謂習慣成自然者。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此朱子述其師李愿中之言也。言吾人爲學。先要存養此心。打掃得乾乾淨淨。不爲私意所擾。然後能一於理義。但人心中念慮多端。大段惡念起處自家覺得不是。就便按納下來。卻也容易制伏。旋起旋滅。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似沒緊要。而無時無刻忽往忽來底念慮。相續不絕。眞有難以驅除者。李先生此言。乃從靜驗中說出人人病痛所在。今看來實是如此。此等妄念。尤宜著力斬斷。學者省察克治之功。所以不容少緩也。

朱子答馮作肅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鑿之害矣。若固陋蓄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於日新也。後生妄作之弊。自宜懲創。然或因此而緩於窮理之功。則又不可。當令其講論是非。考究得失。以察乎事理之當然。但勿厭常好異。舍故求新。盡非他人自是己見。則知識益明。卽有所作。亦自可無穿鑿之害矣。若使固陋日深。蓄疑滋甚。而不知窮理爲勇決之計。則雖不至妄作。亦終於貿貿無知而已。又非所以矯後生氣質之偏而進之於日新之域也。

朱子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汝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汝自去讀。道理用汝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此朱子勉諸門人之言也。言學問之事。全靠不得他人。在

汝自家用功。某此間講論時少。踐履時多。蓋講論一說便休。若踐履則無窮盡底工夫。事事都須用汝自己去理會體察涵養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引汝等向前用力。做得箇證明底人。證汝等所做工夫。或有疑難。相與商量箇是而已。爾等當自勉勵。師友不能爲力之處。卽某亦無如何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嬾。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嬾不得。今人所以嬾。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天地間惟嬾最爲害事。凡有所能爲底。只因嬾情。便一切頹委下來。朱子自言平生不會嬾。雖甚疾病。總不肯休。一心只要向前做事。何從得嬾情。豈眞生來是箇怯弱力量做不得事。只因畏縮之心。先在於中。一見事來。未嘗去做。便自料其難成。不肯向前。所以習成怯弱。終於頹靡廢弛而不能有爲也。夫人皆有能爲之氣。一振作便可自新。安可以嬾自悞其生平哉。

朱子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朱子自言所學。遲暮無成。不足見齒。徒以小少之日。亦嘗習聞內而父兄外而師友之訓。稍知所以用力於古人垂教後世。句讀文義之間。不敢荒忽。朝夕考究。區區之意。聊借往訓以爲砥礪。庶幾自守其身。欲求至於寡過之地。而功力未深。動多獲戾。有不能以自信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益用孜孜而已。其敢少懈其初志乎。嚮覩於此言。可以見其維日不足之心矣。

續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

此卷論齊家。蓋由己及人。莫先於家。倫常日用。乃斯須不可離者。誠克治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實所自來。則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人倫之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盡之則。孔子所謂道不遠人是也。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豈可以爲人哉。人亦可以自返矣。）

朱子曰。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五倫之中。有與生俱來以天屬者。有出於

後起以人合者。天屬惟父子兄弟。而人合則居其三焉。然天屬必藉三者以相成。故非夫婦則天屬無以續。非君臣則天屬無以全。非朋友則天屬無以正。此所以爲人道之綱。立生人之極。同行並重。缺一不可。今人每日所接皆五倫中人。每日所行皆五倫中事。豈可不求盡其道而爲天地間之棄人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人之一身。資始於父。成形於母。一體攸分。血脈聯絡。故雖強暴見子則憐。雖嬰兒見父則笑。皆天性至情。相親相愛。出於自然而然者。觀此則知父無不慈。子無不孝。而有不慈不孝者。人欲累之也。人何可不以父母生我之身。體父母愛我之心。而猥以後起之私。喪其本然之天良哉。

朱子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士人爲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耳。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爲妨學問。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處。古者治乎道理。不外修身齊家。家中事務。件件俱有道理存焉。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順理而行。勿輕易忽略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翦除。即此便是學問。古人爲學之道。孰有加之者哉。若惡其叢委而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會。與自家身中檢點。則是視事理卻成兩截。雖

讀書何所用之。要知事中有理。學問之事。即在明理處事上見。所謂無一事而不學。非必讀書然後爲學也。

或云。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朱子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乃自然而然。合下便是如此。欲之云者。則是有所勉強作爲。而非出於天理人心之公矣。故朱子非之。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人子之於父母。親愛之心。出於天性。自無在不宜以和順將之。不幸父母有過。則不得不出於諫止。然當怡聲下氣。漸漸細密以諫。言之不激。而聽亦易入。不可峻暴硬要闌截。以觸其怒而傷乎恩也。所謂幾諫者如此。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凡事有天理人情所當然。矯而行之。則不直矣。如父子相隱。此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之至者也。直躬而行之說。豈所論於父子間哉。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父母愛子之心。出於至性。自不能已。此天下之正理。人人之所同也。但當鞠育而教誨之。俾克底於成立。所謂愛之能勿勞也。若愛之之心無所不至。而必欲其功名如何。富貴如何。設爲意外之求。以朝夕期望之。則此心純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間。正當審決。勿生妄想。今之爲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繼母異兄弟。不能相容者多。人生遭此。誠大不幸。然自古已有樣子。加舜便是第一箇受繼母異兄弟虧者。但看舜當日如何處法。不過只是盡誠孝之心以感動之。卒能使之化而相親愛。則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無不可友之兄弟。人誠視繼母如生母。視異母兄弟如同胞。亦何患其不能相容哉。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余隱之所論仲子之言。則是兄或不友。猶可以避。母或不慈。猶可以離也。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相棄的兄弟。卽使不慈不友。亦安有避去之理。若其可離可避。則舜當日處父頑母嚚象傲。已極人倫之變。而何以不出此耶。觀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終化其親於允若。以爲法於天下。而立人倫之極者。則知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此情理之當然。正不得有所藉口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共生於父母。形雖異而氣則同。人自少至老。惟兄弟聚首之日爲多。凡死生之變。苦樂之境。無適而不相須。此以知兄弟之恩最爲關切。非可等於尋常。而世有視之反不如友生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朱子曰。兄弟設有不幸鬬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兄弟同氣之親。出於天性。雖不幸或因小忿鬬很家庭之內。然亦偶然如此。非有成心之不忘也。一遇外侮之來。則不知不覺自相關切而同心以禦之。前此之忿。竟不知消歸何處矣。雖有反朋。豈能若兄弟之親切而有助乎。所謂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者也。人試以是返而思焉。有不篤於友愛者哉。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實心之謂忠。人倫日用之道。何者不當實心。而獨以屬之事君者。蓋父子兄弟夫婦。天性至親。其相愛相敬。乃情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人無有不盡其心者。惟君臣之分雖亦理之所宜。然因以義合。便自情意不親。容易苟且。罕克盡心。故須於此說忠。卻就人之所不足處爲言。正所以勉勵之也。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

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夫婦居室。至灑之事也。而天命之原。人類之始。紀綱之首。王化之端。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行乎其閒。此君子之道所以爲費而隱。著於至顯而根於至微也。然幽闇之中。人所不見。衽席之上。情所易狎。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無處覓根芽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於夫婦之微密。而極其至。則可以察乎天地之高深也。故惟君子能知其幾之至微。而愼於獨見之地。以體其道之造端。而不敢有所褻慢。非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乎。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恆。禮謹大昏。詩始二南。皆所以明陰陽之道。正夫婦之儀。欲人之無忽於其始。而謹於其微。職是故也。胡五峯所著書名知言。亦曰道之精微。卽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爾其流者。多忽爲至近而不之知。又曰。夫婦之際。接之不可狎也。宜知有禮焉。交之不可褻也。宜知有道焉。惟心一於敬者。能常守之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古聖賢立言之意。後之人其可視夫婦爲泛常而不知所愼哉。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狎暱之至。凡有所爲。不可以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蓋如父兄猶知所敬畏。而於妻則全無愧恥也。卽此便非刑于之道。人苟能常存嚴憚敬畏。雖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譎浪媟褻之形。此卽戒懼愼獨。不愧屋漏工夫。是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矣。

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

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人生五倫之中。惟夫婦情意最密。而易爲所陷溺。人情不知爲人道之大倫。忽而視之。慢不致謹。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於暗室屋漏人所不知之境。自欺無所不至。則正始之本全失矣。倘知君子之道造端在此。其事甚重。隱微之際。不流於人欲之私。戒謹恐懼。相敬如賓。無少狎溺。是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其工夫直從裏面做出。於此不欺。則眞能敬之至。而移其心以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是則此一倫者。正爲衆倫之始。而人所當加謹焉者也。安可忽諸。

朱子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二氣交和。而後雨澤降焉。其於人也。則爲夫婦。必唱隨和好。而後家道成焉。故夫得婦而內助有人。婦得夫而其身有主。所當各盡其道。治外治內。黽勉同心。以成厥家。而不宜有反目之怒也。觀天地之氣。偶有不和。遂生診厲旱潦之災。可不戒與。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妻者。齊也。德與我齊。而助理於內。以成乎家道者也。若有不孝淫妬長舌盜竊諸惡行。又有不生子與惡疾者。則不可以承宗祧。昌後嗣。而家道不成。勢不得不出。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屬權宜。古來聖賢亦有行之者。朱子以爲然。則後人可以無疑矣。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

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蓋婦人之道。以順夫子爲正。一有才能。便與外事。此最不祥。書所謂牝雞之晨。維家之索是也。故所爲有非。固爲不可。卽有善足稱。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但其職所當爲。惟是修饋食。具酒漿。謹閨閫之道。使人謂得賢內助。而不至遺父母憂則可矣。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者。正此意也。而孟母之言。亦以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爲訓。此外無他事焉。故有閨門之修。以其職主乎內而無境外之志。以其義非所宜也。此婦教之所當嚴。而閫範之所必飭與。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朋友爲五倫之一。蓋所藉以維持乎四者之倫。而使不至於悖焉者。故有過則相與規。有善則相與勸。其所關繫爲至重。古人以朋來爲樂。友聲是求。而尊之如父兄。親之如性命者。職此故也。今人於倫多不盡。而視朋友皆爲偶合。無足重輕。竟不究其所以然矣。人倫幾何而不廢哉。

朱子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不以法事相委。卻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朋友有通財之誼。家苟貧困。而惠賙錢物。自其所宜。然亦當揆於理。必其來有辭。不害於可受而後受之。如孟子所謂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之是也。若不以正道相與。而徒以錢相惠。是受之無名。且以吾身爲不潔之歸。雖貧。斷不可受矣。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

故。朋友之交在責善。有不善則規之。規之而不聽。則自當疎之矣。但疎之必以其漸。不可過於峻絕。若非有大事故爲世所難容者。則亦不必峻絕之也。蓋友誼爲重。小過宜寬。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此忠厚之道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將營宮室先立祠堂者。重本始也。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者。別代序也。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廣追遠也。置祭田具祭器以下。則所以致其儉。見愴聞之誠而盡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禮。皆仁孝誠敬之至。凡爲人後者所當取法也。

問。冠昏之禮。如或行之。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古者冠禮有三加之辭。昏禮有出門之戒。其語雅飭。但恐未能通曉。反無以致期祝警戒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爲明白通俗之言。使之人人易曉乃爲佳耳。

朱子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道也。婿親迎不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禮無先施。故不必見也。婦入門不見舅姑者。以婿尚未合巹。猶不成婦。故不敢見也。此制禮之意也。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朱子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

變。婚姻之道豈宜論財。一計繁簡。便存利之見矣。非古禮之意也。況風俗日壞。我輩正當從簡以復古禮。若亦隨時尙所爲。則復古終無望矣。誰與變化乎風俗哉。此朱子所以重非其太簡之言也。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享祭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古人祭必有器。有俎肉。有幣帛。與常時所需不同。當祭則用之。所以著敬示別也。今則代以燕器常饌楮錢。殊非古禮。要亦以生平所用者。幽明一理。或可相通。是謂從宜也。按古人祭用玉幣。後來易以錢。至唐明皇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之事繁。錢不能繼。璵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朱子家廟之祭。亦云紙錢當幣帛未安。唐人重佛。謂楮錢資於冥途。殊荒唐。宜用素紙代幣帛。且以明潔也。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才感必應。世間惟有一個氣相續不絕。自天地言之。生人生物。蕃變不窮。只一氣也。自人言之。吾身與祖宗。亦只一氣也。一氣相通。故方感輒應。此理之所必然。但視人之誠敬何如耳。若誠敬之至。可以格祖考。亦可以格天地。古聖人所以享帝享親。無二道也。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鬼神靈爽之氣。各隨其分之所屬。以爲憑依。如家有主。國有侯。則一家一國之鬼神屬之。故有家者各祀其先。有國者祭封內山川。氣相應也。至於天子。則父天母地。凡四嶽五瀆天下之鬼神。莫不屬焉。故聖天子在位而百禮具舉。天地清寧。河嶽懷柔。一氣感通。百靈效順。其明驗也。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禮反其所自始。萬物之所自始。本乎天。人之所自始。本乎祖。冬至者氣之始。故王者祀天而以所出之祖配之。正反始報本之義也。

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宗廟之制。左昭右穆。但以別世數之傳。非以定尊卑之分。如父爲穆則子爲昭。世數宜然。不可以尊卑論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藍田呂氏曰。凡祭皆宗子主之。宗子謂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祖之世長孫主祖之祭。曾祖之世長孫主曾祖之祭。高祖之世長孫主高祖之祭。又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今議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或曰。今卿大夫皆起自庶子。而世嫡長未必皆貴且賢。且與祭者皆尊行。而世嫡又多卑幼。此宗法所以難行也。然復古之君子。有能慨然立世嫡爲宗子。或愚而貧。必教之育之。歲時以主祀事。未始不可行。但以尊者長者之命而相族之一道也。以賢者。亦睦

朱子曰。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墳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古無祭於墓者。其從來不可考。先儒謂祭其土地之神。理或然耳。但今世俗俱行拜墳之禮。流傳已久。是亦報本追遠之心。於禮無傷。似不可廢。此吾夫子從衆之意也。

朱子曰。忌日只祭一位。如父忌則祭父。母忌則祭母。是日孝子不飲酒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凡祭自當備物盡禮。

然以愛敬之誠爲主。貧則稱家有無。疾則量己筋力。但盡其心。少殺其品物儀文可也。若財力可及而不如儀。則是無愛敬之誠矣。其何以爲祭哉。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徬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也。凡喪禮無儀謂之奠。有儀謂之祭。奠禮簡而不文。蓋親去我未久。哀切於中。未忍遽死其親。而事以鬼神之禮。故止用奠。既葬而虞。則哀少殺而禮有文。始謂之祭。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虞爲吉祭。以親喪漸遠而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閒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古人居喪。哀痛迫切之情。幾於自廢。而凡飲食居處日用交接之事。俱大異於平時。故宗廟祭祀之禮。拜獻受胙。於喪非宜。亦廢而不舉。而心安理順。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所爲與平日俱無少異。而獨廢此一事。恐於心宜有所未安也。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儀禮所載喪禮。已爲詳備。從而行之。則合於古禮之正。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五卷。未成而歿。歿後以屬勉齋黃氏榦成之。勉齋續補喪祭之禮甚精密。復古君子。凡喪祭當以文公家禮與儀禮參酌用之。則自盡善矣。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周禮、葬後行三虞之祭。虞後行卒哭之禮。今宜從之。近世禮非也。

朱子曰。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爲人後者爲之子。於本生父母不得服三年。然身之所自出。降殺恐多不安。但皆服心喪三年。則情禮俱當矣。此法古無之。惟宋時立此。爲甚善也。

朱子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喪葬之時。不宜飲酒食肉。以禮自處。便當以禮處人。凡親友賓客會葬者。只宜用素食相待。若祭饌葷食。分與僕從可也。昔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凡士夫之家。各宜守禮。毋蹈陷人於惡之戒。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葬地擇日。所以安親之體魄。故不可不擇。古法用卜筮決其吉凶。今人皆不遵行。且從俗擇之亦可。但不可溺於堪輿陰陽之說。以子孫受蔭爲主。過爲拘忌。而致親柩於久淹也。

朱子曰。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

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幽明不同。其理則一。如人之所居成聚村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繞圍合。略成一個氣象。欲葬其先人居其後裔者。自必揀擇。以爲久遠安寧計。此亦人情所宜。但擇取其足以安先靈。居取其足以傳世業。苟得酌中恰好處。斯亦可已。必惑於堪輿之說。極意過求。存富貴利達之見。則便非正理。世俗之草率者固爲不及。而務爲陰陽風水之高論者。似亦失之於過。士君子惟當順理而行。毋爲所惑可也。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概如此。亦當以其厚薄尊長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朋友爲五倫之一。故古人聞朋友之喪。則爲位而哭。其服則麻。然朋友之交。其情有厚薄之分。其齒有尊長之等。則又當權其輕重之宜。未可以一定論也。

朱子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

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此黃勉齋敘朱子平日之威儀行事也。言其閒居在家。未明而起。平旦之氣。不荒於朝也。深衣巾履。拜於家廟先聖。有所親。有所尊。敬之至也。退坐書室。几案必正。造次之不離也。書籍器用必整。措置之有方也。飮食有定位。匙箸有定所。此飮食之得其常也。倦而休。則瞑目端坐。休而起。則整步徐行。寢而寤。則擁衾達旦。此起居之軌於度也。其色莊重而不拘。不肆也。其言嚴厲而有條有理也。其行舒而恭而安詳合節也。其坐端而直而中正不遷也。凡見之於威儀容止之閒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自少至老。雖當大寒盛暑。造次急遽之時。顚沛流離之際。而未嘗須臾改其常度。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至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感備至。飮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蔽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行於家者。則孝慈兼致。內外肅穆。有恩以相聯。有義以相接。閨門之中。怡怡如也。是其盡乎生人之道者然也。其祭祀則纖鉅畢周。誠敬獨至。儀有少缺。則悄然以悲。盡禮無違。則油然而喜。凡遇死喪哀痛慘感之容。備極其至。飮食衰絰之禮。各稱其情。是其盡乎事死之道者然也。至於賓客之往來。必盡其歡意之誠也。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恩之篤也。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義之盡也。吉凶慶弔無所遺。賙恤問

遺無所闕．禮之周也．凡此皆見於待人者也．其自奉則衣食僅足以供口體．居止僅足以蔽風雨．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此則其見於處己者也．夫其內外人己．應事接物．大節既端．而細行亦克謹．蓋無毫髮之可議焉．非朱子其孰能若斯也哉．

續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亟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吾人生斯世。當擔斯世。則服古入官。自本分事。然古之君子。亦必量己之才德。可以濟世匡時。而後一入仕籍。即本生平所抱負以展其經綸。豈不綽綽有餘裕乎。若入而後量。將以薄積淺蓄之躬。妄膺民社。繁劇當前。百務叢脞。其不至貽誚素餐。取戾覆餗者幾何也。故君子不爾也。學者毋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觀聖人者。須看他至誠懇切處。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著。如期月三年之願。栖栖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綜其生平之始末。完完全全體用具足。乃可無不純不備之憾。而豈易言哉。必也眞積久而有學。涵養深而有德。而後其言也爲吉人之辭。其行也爲庸德之謹。有行矣有言矣。而後全其節可以塞兩閒。盡其義可以彌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能行其道。有次第有始卒。顯名後世。而亙古今不易者也。但人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既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無以驗之事爲。或晚節成就者。無以溯厥初服。而知人論世尚友千古之餘。輒歎息痛恨於立德之難全。即後之學者。追蹤往哲。欲擇其所從。又不免於次第始卒間他歧紛錯。往往滋惑也。噫。人苟有志向上。其生平所願學者。豈苟焉已哉。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尙可爲。若鄕愿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言入仕途者。無爲狂狷。斷不可爲鄕愿也。狂狷雖非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爲。聖人之思狂狷以此也。若爲鄕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是。雖流俗汙世譏我訕我。皆所不恤。而鄕愿則同流合汙。閹然媚世。惟恐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即是狂狷之徒。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即是鄕愿一流人。便無可觀矣。末世入仕途者。非閹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故宦途中之賊德者大

約鄉愿
居多焉。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科舉爲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非能累人也。但人急於功名。只思涉獵。倖得自爲其所累耳。夫誠讀聖賢書。沈潛玩索。資深逢原。據吾胸中所見而發爲文章以應之。不以衡文之取舍爲吾之得失。不以衡文之好惡爲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舉。仍皆讀書明理希賢希聖底工夫。亦何嘗累人乎。有志者自辨之。

朱子曰。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以科舉爲爲親者。意在博利祿以奉養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不爲爲己之學。則正誼明道之心。不敵其謀利計功之念矣。何以鞭策向上。豈非無志。又以舉業爲妨實學者。意在工文詞。則不能爲心性之事。不知身心性命之理。即在日用飲食閒也。若以爲妨實學。亦曾否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志也。夫舉業皆可見道。但果能立志。則本性命工夫。眞實學問。發揮於文章。以之應舉而爲親。無不可者。初何有於相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儒者自讀書時。便講明大義。曉然於中。故纔出門去事君。則既以身許國。可生可死。惟君之命矣。豈猶是自家底身。但若貪生怕死。則凡偷以全軀者。何所不至。而臨利害遇艱危。尙望其能出死力以守社稷衛蒼生乎。必不然矣。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近臣如臺諫等職。近於君者。遠臣卽省郡外官。遠於君者。近臣重風節。故謇謇諤諤。當行則行。當言則言。絕無依阿回互爲得其體也。遠臣重操守故廉退恬靜。孤介以鎭物。簡默以臨民。絕去騷擾紛更爲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難盡之職哉。

朱子曰。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進而彌上。世俗之學。從功名上起見。趨而愈下。相隔奚啻霄壤。故今人之病。只爲錮蔽已久。於天理毫無所見。本原已壞。而其心則汲汲然惟苟且以就功名。以故發爲議論。往往見卑識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遷就而已。究竟功名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全於天理上滲漏空缺。不堪自思也。更有甚好處。而必出此紛紛逐逐。懵過一生乎。

朱子曰。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處天下事者。局難預定。時有轉移。卽使算無遺策。已非處事之方矣。況算不得盡乎。今人必存計較利害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竟私意滋起。顚倒錯亂。所以人欲愈熾而不可遏。義理愈滅而不復生。事未必濟。而心術已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出而應天下之事。又何用勞勞於計較爲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今士大夫或徒步起家。而其後位至三公者。當其窮時。景況何如。一日得志。而臺池舞女以自

樂惟恐日之不足焉則其器量之鄙陋可知矣雖彼廉實府充綽有餘裕但能不肆其虐以毒痛百姓毋爲州里災害亦已足矣安望其推有餘以及人也使能以臺池舞女之樂推而及人視窮居徒步時鬱鬱不自樂至今日乃大行其志焉其陶然自得不較遠哉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利祿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學也者讀書明理學爲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外王一以貫之者也是故古人之學豈惟讀書爲文干利祿圖溫飽云爾哉亦曰格致誠正以明理而修身使其推之可由家而及國由國而及天下然後爲不負所學而已矣今之學人則當其爲學之初便志在富貴何論功名何論道德也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庶幾近古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大凡行止去就未可輕率處之以耐或亦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卽當以理決之豈可全學耐事其弊也含糊回互假借游移必至於苟賤不廉冒貪汙之名而後已也風俗頹壞行直道者固多窒礙然在吾人分上自有義理主張豈可貶道以隨俗故只論是與不是付利害得喪於無心則果斷直前履道坦坦何窒礙之爲慮乎然所以認得是不是者又在乎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富貴貧賤皆遇之適然者於吾本無加損若偶得一官而遂欲以是爲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歸豢養之餘必厭淡泊便有食不足之歎所謂汲汲於富貴者必戚戚於貧賤蓋舉世皆然矣豈知吾人之自有眞樂哉昔人云自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言深足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業猶事也。言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官守之事。一日不得盡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名位至重。非可虛擁。而臣子供職。實難自寬。有所變易其初心而不肯爲者。是徒浮沈以竊祿。私也。有所畏阻於威勢而不敢爲者。是又俯仰以隨時。亦私也。噫。臣盡如此。國家將何望哉。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以自媒而求薦。朝廷設官。求賢才以任衆職。故在上者惟擇賢而舉。方是爲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以養廉恥。故在下者宜藏器以待方。是爲道自重。不當干進自媒。蜚緣而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恩。而蜚緣必無賢士。求薦先爲賤行。而枉己安能正人。此求賢與爲士者。愼勿蹈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宰相位至尊而權至重。然職則在於用人。量必取乎虛公。故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至於士至微賤也。而其所守則不可輕。故尙廉隅。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爲貴。然則集衆思而廣忠益者。宰相之良也。處有守而後出有爲者。士品之最上也。

朱子曰。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閒有務記誦爲詞

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朱子亦以今日士大夫正坐此病。惟其心裏而可做。自然只隨利欲走也。閒有博觀載籍組織文辭者。又不過務記誦爲詞章。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而其本心之陷溺。曾不足以救之。所以謀利徇欲。填塞胸中。箇箇如此。而亦何怪其然乎。只緣心裏無可做而無所用其心。故至此耳。天下而盡若輩。吾道之所以益孤也。

朱子曰。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邪正不兩立。彼自以爲是。則必以我爲非。世俗之情。往往有之。是故貪汙者求得無厭。鑽鑿成性。則必於潔清有介節之人。反目之爲矯廉。指之爲沽譽。嗤笑之不已。而詆謗加之。竟以爲不是焉。趨競者奔走承順。阿諛取容。則必於恬退自貴重之人。反目之爲迂愚。指之爲倨傲。輕薄之不已。而排擠及之。竟以爲不是焉。由此類擴而推之。人情常態。莫不皆然也。士君子苟知自立於世。又何煩以此介介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鞾。雨下則赤脚。此言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爲法也。人當學充養邃。陶然有自樂之處。則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隨在皆可順適。觀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若視之甚輕。無些緊要者。大抵如晴乾著鞾。雨下赤脚。隨時順應。付之無心也。學者亦盡其在我而已。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

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人才之所以壞者。道不明。學不講也。而道所以不明。學所以不講。則皆由於詆排之者之過也。不思修身正心之道。齊治均平。實從此做出。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然後做得出。今士大夫鹵莽鶻突。只證據我目前。逐時應務。已自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修。許多閒話。何消得用。惟其如是。所以一人又手並脚。明道講學。便百口交譏。謂矯激。謂邀名。謂做崖岸。必禁絶決去之而後已。推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溷溷濁濁。始是通儒實才。方可有用乎。俗尙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與項平父曰。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世風日下。時論一變。需言者每多取禍。而求全者反以得謗。士君子身當此時。不可無保身之哲。自立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間。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士之稍知自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一臨患難。便難把持得住。殊不知患難之際。正所以磨礲德業。要當處之坦如。勿爲牽纏膠擾。超脫俗情之外。乃見學力之堅也。而豈易能哉。

朱子曰。人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

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涵養未到是以心麤氣歉與不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前若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處患難更有大難堪者以之自比則亦可以少安是誠一法矣但未深歷焉則不知故始雖甚卑其說到得臨事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忽乎噫以好學如朱子猶於排遣利害處如此用工世之學者當於此益加省也）

朱子曰仕宦祇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廉以持躬勤以圖治二者居官之要至於位之進退遲之遲速則各有一定之數所當循分自守而無所容心者也若欲躁進以致寵榮捷徑而取高位則必趨承迎合以悅乎人而吾身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以自主矣仕宦之深戒也）

朱子答連嵩卿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易簀事見檀弓結纓事見家語此言論古人者當擴充古人之心也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未須論其執優執劣也但古人謹守禮法終身以之不因死而變易則君子之所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充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如孟子所云也此是體認工夫最緊要處而何暇論其優劣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

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外遇何常榮枯代謝而所無可加損者。吾性中自有底道理也。故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耳。若果加沈潛之功。得講習之助。眞知確見此道理。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之益眞。見之益確。無一時肯放過。無一事肯放過。此惟親歷時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方耕道名耒。凡人於事。不必挾私任術。飾志矯情。但能循理之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激無同以應之。便自正大恰當。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人受天命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與氣在內。正命而死者。生順死安。盡其道而已。當死不死。則不能盡道而失其正命矣。況道之正者。論有罪無罪。不論死不死。設公冶長死於縲紲。亦誰云非正命乎。古人殺身成仁。盡其道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然則比干之死。孔子合微子箕子而稱之爲三仁。蓋不論其死不死。亦以各盡其道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垂千古。則此氣自塞兩間。學者直是看到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說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天下只有一條道理。認眞做去。勇往直前。可生可死。趨之不得。避之不能。無處著一毫計較也。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既眞。所以見有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嘗容心計較。妄圖趨避乎。人可以無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明哲保身。即是行藏舒卷底大道理。聖賢作用。非有容心。但見得道理分明。順著此理。自然遠禍。豈計較利害偷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以顧惜畏懼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勢必至如孔光之徒。和光同塵。浮沈於世而後已。即如揚子雲所謂明哲煌煌四語。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身歷三朝。浮沈下位。黽勉莽賢閒。以至於美新投閣。一生作爲。都被這幾句誤也。若古人到舍生取義處。浩然正氣。奮不顧身。遑云遜不虞以保天命耶。斷斷乎不如此說矣。明哲果易言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節。

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親戚。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勵。緩急之際。尙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輭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東漢人才。專尙名節。雖黨錮禍延。無補於事。然三代下。求其大義根乎人心。利害生死不有變節者。實惟此時爲盛。如當時郡守。構宦官親戚之禍。前後罹其難者。雖誅竄相尋而不悔。禍愈烈。接迹赴死者愈多。何其重名義而矜氣節也。後世士大夫顧惜身家。畏懼權勢。安能望此。夫我輩致身之義。琢磨淬勵於平日者亦已素矣。遇有緩急。尙多觀望遲疑。況游談輭熟之徒。只思苟容於世。欲其捐軀赴難。仗節死義。抑又難也。然則顧利害不顧義理。作奴顏婢膝唯唯態者。還當以東漢之名節挽之矣。要之敦崇道義。矜尙廉隅。縱不能無矯枉過正之失。而較夫依阿諛恣。回互隱伏之流。其爲緩急有賴者。雖事之濟否未可知。猶可以鼓一時頹情之氣也。

朱子說子張學干祿。因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盜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此朱子解說學干祿一章。因推而言時弊之未有當也。如今時文取士。不問其才之能否。卽應之者亦不

必自計其能否。只是空言滿紙。便稱入彀。得以推而上之。不但此也。又如除擢皆然。蓋其所除所擢者。職禮之官不識禮。職樂之官不識樂。皆憑吏人設施。彼吏人獨有何能。保無差失闕漏。貽長官罪戾乎。至學官尤可笑。只是取具文書。備員考試而已。初不聞有德行可師。道藝可法。叩之以仁義禮智。則懵懵焉從頭不識到尾。此亦所謂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奈之何哉。噫。此朱子貢舉私議之所以作。而其良法美意。天下萬世。實可倣而行之者也。

朱子答廖子晦曰。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廖子晦。名德明。此言入仕途者。當以理勝私。而勿存計較之心也。蓋一行作吏。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是非得失。須以此裁之。一切毀譽榮辱。著不得些毫計較。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膠擾致使方寸煩亂。何以爲國爲民。此亦視乎吾人之定力而已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此朱子自明其志。而盡道以處困也。困危人所時有。而亦有輕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視乎其人之力量。然力量亦有大小之不同。則所以求滿其量者。尤視乎在我之擔當而已。若能一日十二辰之中。晝有爲。夜有思。凡念慮動作。一一自家點檢。都是合宜。俯仰天人。兩不愧怍。則朝聞道而夕死。固所甘心。此志士不忘在溝壑也。豈喪軀殞命之暇顧。要只成就一箇是處耳。夫然後方寸之間。天理周流。雖大困厄。猝然遇之而不驚。有致命遂志而已。而況我之所以確然自信。無可惶惑者。不惟在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我之是。此其力量之擔當。蓋素所蓄積然也。又何煩沾沾焉計較於輕重大小間哉。

朱子當孝宗初年。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

此以下言朱子出處之正也。孝宗初年。和議之說興。佞幸之徒起。朱子嘗兩進諫於人主之前。指陳利害。深切詳明。而孝宗不能行其言。故雖擢用屢至。亦屢辭而不敢就也。蓋其於出處之大義。持之甚正。凜然有不可得而移易者。提點江西刑獄。促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吾君乎。淳熙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戒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朱子答之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有久不見卿之語。朱子在孝宗朝。凡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涕下。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在孝宗朝。凡三陛對。一上封事。皆盡忠竭誠。如所言帝王之學。修攘之計。以至德業之成敗。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懇懇款款。愷切備至。至今讀者猶爲感涕。孝宗亦開懷容納。如投匭疏入。漏下七刻。已就寢。猶亟起秉燭讀之。且屢召屢辭。亦屢辭屢擢。嘗稱之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又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其見推重如此。然其時奏疏所言。抉摘情弊。皆未免痛詆大臣近習。以故主眷雖愈厚。而疾之者愈深。其當日大臣。或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或面對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僞。諸如此類。橫肆詆排。是以朝廷之上。終不能一日安其身也。而朱子之出處已可知矣。

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

下。朱子之出處。善學孔子者也。其平居惓惓。忠誠懇惻。未嘗一念不在於國。是故聞時政之闕失。則慨然不豫之意。形於容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吝嗟之意。至於泣下焉。其爲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而朱子於進退閒。尤有介然不苟者。故其謹難進之禮。爲道自重。則雖一官之拜。亦必抗章力辭。勵易退之節。爲道自潔。則雖一語不合。亦必奉身亟去。其立身之道又如此。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至其事君也。正心誠意。無所肯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施政立教。風紀肅然。寧使己之同互。寧使道之不行。而斷不疲勞。而斷不肯徇欲以苟安。其致君澤民之道又如此。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閒。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是故觸忌詆排。與世相隔礙處。動輒齟齬不合。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閒。歷仕高孝光寧四朝。不爲不久。然仕於外者謹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要之惓惓君國之念。萬物一體之懷。固閱終始而弗渝也。至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就。惟義之從。則宛然尼山家法矣。

朱子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朱韋齋先生嘗爲尤溪尉。生朱子於溪南寓舍。韋齋卒。朱子少孤。家貧。遵父遺命。往學於屏山劉彥冲先生。故寓建之崇安。後又遷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安之若素。所謂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且其受業門人來自遠方者。雖豆飯藜羹。必與共有所不足。或稱貸以給其用。而至於非道非義。則一介必嚴而斷乎不取焉。蓋其安貧樂道有如此。

朱子疾且革。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朱子曰。誤諸君遠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朱子疾且革時。尙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其所言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拳拳。越明旦。侍疾諸門人請教。乃答之曰。此疾不起。是誤諸君遠來也。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事遠求。門人又問治喪之禮。用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疏略。及問儀禮。則領之。遂正坐整衣冠。氣定神閒。就寢而逝。噫。朱子雖沒。而所以永斯道之傳。使後學得所依歸者。爲不沒矣。

續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疎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人主深居高拱。聞見無所取資。則隱微易於縱逸。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有位。諫諍有職。其所以立之設之置之者。凡以或先或後。從臾開陳。或左或右。維持保護。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未免有纖芥之隙。毫髮之私。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粹純白無少瑕纇而後已也。此其流風餘烈。所由爲後世法程哉。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保傅糾繩之臣。而爲臣者亦不可不盡陳善閉邪之職也。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君臣父子之倫。人所

同備。惟生安之聖爲能盡之。綱紀法度之制。代有異宜。惟創建之王爲能盡之。固非常人之聰明才力所及。然聖爲倫物之宗。王爲制治之始。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爲倣法。求其能盡而不當苟且自安以不盡者爲準則也。惟倫制既盡。則以是立政。庶幾乎道日盛而治日隆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準事以布政。立政以處事。必審勢而酌其宜。方爲盡善。今天下之事。有當緩者。當急者。勢各不同。則朝廷之政。亦各隨其當緩當急以爲區畫之宜也。若使事當緩而政急。則好事喜功。必至於繁細苛察。大體不存。而傷朝廷寬大之氣。又或事當急而政緩。則玩愒因循。必至於怠慢廢弛。坐失事機。而壞天下重大之事。是二者一則失於綜核。一則失於委靡。其爲弊均也。立政者可勿隨時勢而制宜哉。

朱子曰。大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間。無以克濟。此言大臣當正直光明和衷以體國也。大臣者、事權攸屬。乃人主所與分別賢否而進退之。以圖國事。大臣正則百職得人而事可舉矣。自非大臣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錯。惟以國家爲念。而不以私意閒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爲妨己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爲便己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決裂敗壞。亦何以濟乎。甚矣。爲大臣者、必廓然大公。物我無閒。而後能相與以有成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是以千變萬化。宏綱細目。其端緒無有窮盡。然總不外於一心者。蓋惟正心誠意以爲致治之本。則法令所施。禮樂刑政。措之裕如也。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而人主獨以渺然一身。高居深宮。可以惟吾所欲。則其心之爲邪爲正。宜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敷施。紀綱之張弛。其符驗宜著於外者。常若衆視衆指之昭彰而不可掩。則隱微之地。己有欲藏匿之無從者矣。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敬勝義勝。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而不敢放。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辨人道之危微者。必求其精之一之。防理欲之膠擾者。必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齊肅。如對神明。寤寐戰兢。如臨淵谷。晝爲夜思。瞬存息養。未嘗敢有須臾之怠也。自此而由內及外。自微至著。天下之事。不治於人主之一心而有餘哉。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一心爲致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不能自立也。

必人主之心術涵養有原廓然公平恢然正大無偏黨無反側私累悉捐然後紀綱敷布有所繫而立焉然擇人輔導實格心之由故君心亦不能以自正也必親賢臣而信任之講明義理之歸培養主德遠小人而屏去之閉塞私邪之路遏絕紛華然後心志清明乃可得而正焉君心正紀綱立而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此言法度之行所以綱維萬物必由於風化之有本而化行自近尤在宮闈始也故須自閨門衽席之微凡其觀感於我者率皆婉順淑謹柔巽忠篤漸次積累直到薰蒸洋溢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薰陶漸染之化然後紀綱號令一爲敷布而九州六合凜若雷霆周官之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卽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

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所學乃今日之所以致君者望人主之行其道也讀孝經語孟之書則日用之理無不該學堯舜周孔之道則道法之原無不正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以防微杜漸而謹乎其幾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則可以整綱飭紀而致乎其用遵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過愆然究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自盡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大本領而人主之所宜致思者也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爲宰相者。輔佐人君。經理天下。出一己之藻鑑。定人物之權衡。故只要備辨一片心一雙眼也。惟眼明則天下之賢不肖。雖雜處錯出。眞僞相參。皆得而別識之。而不至於混淆。惟心公則天下之賢不肖。雖抱道自重。或干進貪緣。皆得而進退之。而不至於失當。公以行其明。明以濟其公。一片心如雪。一雙眼如箕斯眞宰相也已。

問。論治便當識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爲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爲治多端。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論治者當識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抑末作者、塞其流也。勸農桑者培其源也。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者。長已之聰明。悉民之疾苦也。消朋黨者。遏折其奸萌也。爲大吏。便須求賢才者。得人治事而已不勞也。去贓吏者。儆貪以風有位也。除暴斂、均力役者。惜財力以蘇窮黎也。凡此皆一定之局不可挪移者也。至於爲天子近臣。則當謇諤以行其正直者。立朝之風節也。又卻寡默而居於恬靜。隨時俯仰。委蛇而囁嚅。及至處鄉里。則當閉門守已。躬廉退之節以自貴重。偏又向前做事。矜己而傲物。如此二者。都傷了大體。欲識治體者。識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三代以下。爲君者多驕侈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美。器度雍和。絕無驕侈之氣。而禮賢惠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閒。可謂恭儉之主矣。惜無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爲一時之蠲安。而不可以追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天下之事多端。非一人所能獨任也。爲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優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善。集思廣益。兼聽並觀。所爲庶績咸熙而已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聰明。往往爲天所縱。然有名與實之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惟是信任之專。日與圖度萬幾。論道經邦。反覆詳辨。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則耳目之見聞日廣。吾心之神智日生。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左右近習之人。承意旨。奉色笑。每進一言。輒悖常反經。投其所欲。而潛滋於不覺。使偏聽而輕信之。則多出於察察爲明之意。而亦易長其綜核自喜之思。此所謂聰明之名也。名實之閒。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

路判矣。心爲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異者。蓋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間。公私邪正之路。判然各別。此堯舜禹湯以來相傳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騋牝衆多。而衛國之富可知也。觀衛之富強。本於秉心塞淵。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挾權任數以恣意行私之爲務。而在於處心積慮誠實深厚之中也。欲恢大業者。奈何以正心誠意爲迂闊之談。而馳逐於權謀之口實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置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蓋一人智力有限。惟能集衆思。則其益自廣。古君子德業雖高。而又必博收人才。納之門牆之中。以勸奬成就之。至於當用之日。則使之布列在位。各供厥職。蓋養之已豫。知之有素。而後徐收其效。自無事之不成也。使平日未育其人。而一旦欲獲其用。詎可得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

君子志在天下。則急於致天下之賢。然其所以求賢者。豈欲使之綴言語、頌功德、博人觀聽而已哉。蓋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難周。恐處己接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是博以求之。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得不然。要使天下之賢無論識與不識。皆聞風願見。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之闕失。然後吾之德進業修。問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是其急哉。

朱子曰。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爲本。人君一心。所繫於天下甚重。而意卽心之所發也。心一有不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邪妄。而用人行政。皆因之而失矣。故治天下之道多端。而必以正心誠意爲本。本立則末不期治而自治。此千聖之心傳。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

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惟朝廷正而體統尊。政教明而號令立。斯分藩之臣。承流宣化。內外相維。小大順序。而恩威所及。姦猾自爾潛消。此所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業也。自非凜奉威靈。遠播數千里之外。則一介書生何所憑藉而能彈壓衆心。使無思不服哉。信乎治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聖王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以長治斯民。惟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使之親義別序信。爲教之目而已。蓋五者天下之達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聖王立教勤民。豈有他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此見足國尤在愛民。而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經費之資甚廣。民生瘡痍之患甚深。資廣則賦役益繁。患深則輸將莫繼。爲之上者。蒿目時艱。若不根索弊端以制其流。別行措畫以開其源。竊恐有盡之民力。日困於催科之下。而顚沛流離。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亦非國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圖久遠。尙其足民以足國。而善求措畫之方哉。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

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此言知人貴明。用人貴早。而後能使臣爲良臣不爲忠臣也。仗節死義之士。不以患難死生動其心者。彼當平居無事時。似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之急者。誠以如此之人。心正氣剛。正則無私。剛則不屈。臨患難而能外死生、盡忠節。在平世必能輕爵祿、絕詭隨。國家得是人而用之。自足正君善俗。折姦弭禍。患難不作。何至眞有仗節死義之舉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偸。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惟其平日幸獲無事。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激烈孤介。必無所用。不能如古之汲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諳道理。學疏識淺。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爲不務矯激。則通適用。而任意尊寵之。是以政壞俗偸。禍生不測。卒之平日所信用之人。交臂降叛。望望然去。誰可同患難者。然後前日擯棄流落所爲輕爵祿而不詭隨之人。偏難坐觀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窮始見節義。世亂乃識忠貞。噫。亦已晚矣。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呆卿之

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哉。試以明皇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而輕名義者。皆已頓顙賊庭。全軀保妻子矣。至於起兵討賊。誅滅不悔。如張巡、許遠、顏杲卿輩。或死守孤城。或嚙血罵賊。大義凜凜。則固遠隔堂陛。下邑微臣。人主所不識面目者也。如此之人。明皇若早得而用之。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不詭隨。豈難銷患於未萌。卽彼若早得見用。明皇必能正君善俗。折奸弭禍。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留補報於忠魂哉。信乎人主擇臣。知之貴明用之貴早。毋自貽伊戚也。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欲圖勳業之重大者。當謹於理欲幾微之地。嚴恭寅畏。則上畏天命。下畏民碞。理將自存也。聲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身。欲將日熾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使涵養其本原。聲色貨利爲至戒。使絕去其外誘。君心正。然後乃可奮發有爲。自強不息。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微之地。蓋可忽乎哉。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

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此見人皆可爲善。貴有以經畫區處之也。夫以天下之人。各挾其意見之偏。欲行其自便自利之私。而上之人乃能總攝其身心。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整齊其法度。示以仁義道德之準。使各循其理。而悉如吾志者。則以有紀綱風俗以持之驅之也。所謂紀綱者。上下自有定分。辨其賢否而舉錯得宜。賞罰貴乎至公。核其功罪而黜陟允當。所謂風俗者。使人皆知善之當爲而必爲。不善之當去而必不爲。然後有以一其心志而端其趨向也。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是君子與君子爲羣。而未嘗有黨。固不可以黨名也。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白黑。嚴辨是非。務使眞僞判然。無可淆混。然後小人朋姦之黨。得以盡數剗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云無黨。曾見有賢姦混處之朝。彼此相傾。標榜引援。而不以黨釀成禍階乎。是大亂之道也。噫。源正則流清。豈不操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蓋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勦滅之也。

有君子卽不能無小人者。勢也。故常參半焉。然小人雖能害君子。而君子自足制小人者。理也。又何至激其禍乎。況小人亦有人心。豈盡泯沒。且如舜之舉皐。湯之舉尹。而不仁者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會。大化流行。上下交而萬物通。小人自然傾心革面。消除舊習而悔復其天良矣。固非必勦滅之。而何慮乎激成其禍也。大抵盛時平世。原不能無小

人。而君子於此。則自有微權爲用以爲潛移默奪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如木之有根株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如木之有幹而後發之爲枝葉也。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正其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則如立政養民治軍用人四者。要須任賢相以爲心膂。杜私門之攀援。擇良吏以弘撫字。輕賦役之徵求。公選將帥。不寄耳目於近習。樂聞警誡。不喜導諛之佞臣。每事皆依此爲幹。然後枝榮葉茂。綱舉目張。萬幾所以就理也。雖然。事固有要而大本不立。卒無以與此。此古之人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平天下之本也。夫徒言正心而不識體要者。固是腐儒迂闊之論。然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者。終成俗士功利之談。豈足與論當世之務哉。要之裕內聖外王之學。則未有不一以貫之者也。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微畢照。不容毫髮之隱。自然意誠心正而有

以應天下之務。此見治體視乎人君之學。而學不可不端其本也。蓋古者聖帝明王。一日二日萬幾。所以應務有餘者。賴有遜志時敏之學耳。然學亦非他。必先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吾心之知。凡其明庶物察人倫。克知灼見。所謂睿聰明作元后者。要使天下無窮之義類。纖微畢照。不容毫髮隱匿於其間。夫然後識足以窮理。智足以明善。自然憲可得誠。心可得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於天下之務。何難之有哉。甚矣聖學爲王道之本也。

續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張。舉凡用人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底。但須權衡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難亦必圖其有成。若利少而害多。則雖便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未遠也。君子與君子爲類。小人與小人爲徒。一似各有黨者。上之人但當察其賢否忠

邪。不必務去其黨也。如以黨而去之。彼小人姦巧百出。每能以計自掩其迹。使人不知其爲黨。而安然無事。至坦直不阿之君子。拙於周護。反爲其所擠陷。而借黨援之名目。不難一網打盡矣。殷鑒不遠。上而漢唐。近而紹聖。其已事固昭昭也。可不重以爲戒哉。

朱子曰。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一代之制度。爲因爲革。爲損爲益。講明之亦易易耳。然無人以行。則不過紙上之空言。雖有良法美意。亦將如之何哉。此卽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有治人而後可以行治法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子曰。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邪正不同。難以苟合。斷無交相爲和之理。惟不惡而嚴。如孟子之待王驩。則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一人之識有限。天下之賢難知。故但當總其要領。如宰相只擇其可爲官長者。官長卻自擇其可爲寮屬者。蓋分寄其耳目。則賢路廣而職分稱也。今之銓曹。凡小官俱由注擬。煩劇已甚。一時除授之下。安能審擇其人之賢何若。每道只令監司自爲差除。各辟所知。亦未爲不可也。

朱子曰。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卻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吏部操銓選之任。天下人才之所從出。故必精擇其人以居其位。使盡搜羅賢

能則大綱得矣至諸部官長令得自辟所屬赴驗中書朝官闕人令待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舉一二人諒亦不敢以非才濫此皆合衆人之耳目以收天下之人才庶野無遺賢而朝亦不至有倖位也

朱子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監司者一路之總率太守者一郡之總領朝廷所當擇人以充其選其餘職幕縣官但令監司太守各辟所知俾皆有舉賢之責則必不敢濫及非人方可責成天下蓋以天下之賢與天下之人公知而公舉之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如此則耳目既公網羅自廣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不然天下之大庶司之衆安能知無遺賢而一一得人而用之哉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既不識他心性才德只亂除他官職豈不誤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爲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之長貳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卻令憲長推擇其可爲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令者申奏於朝君相審擇其實而授其職長貳既定其餘察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察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爲察屬乎此論於朱子之意尤爲發明故附錄於此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

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孟子制民常產之法。田必井授。使民各得百畝以爲常業。而仰事俯育有資。今其制不可復矣。莫若令各州縣備造清冊。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及非泛科率幾何。州縣一歲所入幾何。諸色支費幾何。有餘者何所歸。不足者何所取。條列明白具報。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練達數人。覈核總數。和盤打算。而大爲均節。取有餘以與不足。俾州縣貧富之數。不至甚懸。則民間慘舒之形。亦不至大遠。此朱子欲本分田遺意。以均州縣之田賦也。噫。古制云湮久矣。雖有變通之法。誰與行乎。經界之復。甫議於漳州。而人即羣起而阻其後。夫時不可爲。勢積重而難返也。即使孟子復生。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兵餉所費既多。不得不追民之輸將以養乎兵。而民自困矣。若屯田則兵自食足。不至有庚癸之呼。庶可用一緩二。以少減民力也。胡敬齋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朱子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古之取士。必於鄉舉里選者。蓋以材實爲重。所謂先德行而後文藝也。且鄉里之習見習聞。必無遺漏。是以野無留賢。斯朝無曠位。唐虞三代之治具張。民俗醇。率是道耳。此法既廢。則一一反之而不能無愧於前世。亦世道升降之機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學校之政。設以帥儒。專其教誨。嚴其考課。皆所以模範多士。遵守規條。日從事於其中。以爲他時見用之地。國家法制亘備。不患其不立也。所急者務在講明義理。俾之沈潛於聖賢之訓。漸漬於道德之途。而足以悅其心。然後志氣恬愉。絕去外慕之見。自然操行精進。而爲譽髦之選。若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其所學不過爲人徇名。必將有行之不立者。而徒區區於法制之末。欲以防其蕩軼。吾恐其源既失其流。不可得而禁止。是猶決湍水注之絕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濤。必不勝之數矣。此則其所深患者也。夫士風日卑。由於心術之不得其正。心術不正。由於教誨之不得其方。司學校者可不探其本而知所急也哉。

朱子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凡事須立個規模。不可草率苟且。如太學根本之地養育人才之區。若苟且而不得其人。則無以表正多士。草率而急遽無序。則無以考其成功。宜選擇一好人。專任厥職。使之自立繩墨規矩。教訓生徒。緩其遷徙。遲之十年。日與磨煉。庶幾久道而化可成。今之學官。皆計資考遷。莫肯盡心教誨。而又學識短淺。不足爲士子之型。學者亦不尊尚之。師弟子如此。欲人才之興也得乎。

朱子答尤尚書曰。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

朱子欲學者崇實黜浮以適於用。故答尤尙書之文。初喜其鄉邦得人之盛。既則以爲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非洞達理要。熟悉治體。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未免祖襲蘇氏浮瀜之餘論。蓋蘇氏之文不知道。惟其意之所欲。洸洋恣肆。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何所益於身而何所用於世。此議肆行。巧於語言。易入邪徑。非天下之福也。朱子嘗論應舉之法曰。略用體式而隱括以至理。其學者爲文之標準歟。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科舉文字。國家用以取士。功令所在。固不可廢。但邇來流弊益甚。不體貼聖賢道理。惟翻弄自家識見。鬼怪百出。全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鑿說歹。葬僻走險。以爲爭新出奇。可以聳人賞鑒。而不知士習因之日壞。心術因之日漓。其弊爲最大也。今欲革其習尙。挽回風氣。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令學者誦以爲法。非是者不錄。庶可少止。蓋渾厚則不鑿。純正則不詭。明白則不僻。俊偉則不險。此不獨爲文字起見。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流弊。非但宋時爲然。即明季亦如此。讀朱子此言。凡司風氣者皆急宜留意矣。

朱子曰。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科舉文字。當以醇正渾樸爲主。而今之所取者。多係輕儇浮薄之文。造辭則艱深而不明白。立意則虛巧而不著實。此其可憂。不是在文字之不好也。正恐士子心術日

壞而氣運因之遷移。甚非細故。如東晉之末。其文是非含糊。全沒理會。遂至亂亡。已事可鑒。不得謂無關係而忽之也。

朱子曰。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人之德行品誼。惟鄉黨里閭見之最眞。故爲衆所稱許者。其論最定。古者舉士於鄉。選士於里。職是故耳。是以三代之世。朝多得人。而人亦皆自奮於善。惟恐不齒於鄉黨。而無以爲見用之階。法甚善也。今此法不行久矣。而科舉之法。惟以文字取人。士日趨於巧僞浮薄。其弊已極。今莫若就科舉法中。稍爲通變區處。參用德行文學之選。以不失先王造士之遺意。則亦庶乎其可矣。此朱子貢舉私議之所由作也。胡敬齋曰。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寓教養激厲漸摩之道。國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卽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尙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之實與盡善。後世純用文辭取士。則空言無實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

可不以其漸。此朱子慨學校貢舉之非古。不得見用於時。以行其法。而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立教。皆以德行爲先。舜時命契敷教明倫。后夔典樂教胄。何非砥德飭行之意。至周法以大備。菁莪棫樸之化。辟廱鐘鼓之澤。薦考作人。譬髦斯士。故其時人材盛。風俗隆。後世莫及。漢代有賢良方正孝秀力田諸科。其所選舉。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稱首不失古先王興行遺意。降及魏晉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古。至隋唐取士之制。專以文章。無復尙德之風。積習相沿。以迄於宋。流弊日甚。勢不可以不變。而又不能以驟更。是在徐爲之計。而易之必以其漸也。此明古者取士之善。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懸之遠也。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爲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此則酌爲稍更之法也。爲今之計。莫若於逐州新定解額之中。裁取其半。而又於其半之中。再折其半。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之科。蓋法行之初。考察未精。故且儉取於額。明立所舉德行條目。專委各縣令佐。從實搜訪前項人物。於省試後保明。係何德行。津遣赴州。州之守倅。又行審實保明。係何德行。申部。於本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俱限年內到部。撥入太學上舍。優其廩給。免其課試。長貳不時延請。以詢考其言行。至

次年終差充大小職事以試其才。又次年終擇其中之諳練尤異者特爲補官。其餘令赴明年省試。比餘人倍其取數。殿試各申一甲以優異之。不中者再令往學。以俟後舉。若行誼有虧。學術無取。原舉之人一體議罰。如此則士知實行可貴。而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自不專事於空言矣。是則所以漸復德行之科。少戢文詞之習。行之既久。庶幾可追古賓興之盛。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成周備荒之制。縣都皆有委積。豐則藏之。凶則散之。所以民無饑餓。古之良法也。而隋唐倣其意於都鄙。設立社倉。其法之良。庶幾近古。今皆廢矣。獨州縣常平義倉。尙有古法委積周人遺意。但以其藏於州縣。每當散時。沐其恩者不過市井游民。而鄉村僻遠力農貧苦者。雖至餓死。難分實惠。必如社倉之設。然後都鄙爲能遍及。斯盡善而無弊。惜乎其無有實心行之者也。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卽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長久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義倉常平之穀。積之州縣。所以備災傷。爲賑給計。其法、官司不得借用。犯者以違制論。似近於太過矣。然而積貯者生民之大命。死生所係。利害非輕。若許其借用。一日

或有凶荒。其將何所取給。是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也。故祖宗以來。立法之嚴如此其重。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必如此。然後官司不敢有那移侵蝕之弊。而緩急可以有備。蓋爲百姓計久遠。非苟徇目前之見而行姑息之私者。所能知其用意之深長也。後之奉行者、可不共守此法哉。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朱子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封建之變爲郡縣。亦勢使然。若論其弊。則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雖以制馭。郡縣之設。官如傳舍。上下之情不親。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二者俱不能無弊也。朱子之意。以爲從來法立則弊生。未有能善善無弊者。但在得其人耳。得其人則法雖未善而無傷。不得其人則法雖善而無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論者每以郡縣不如封建。以我觀之。使封建非其人。或多驕淫之主。世襲封爵相繼以臨馭其民。何由得他去位。是受害將無窮期也。如郡縣非其人。不過二三年閒。任滿則去。或者換得好底。亦未可知。是受害猶有盡日也。故范太史之論。大率皆以得人爲主。始嘗嫌之。而後來細想。只是如此。蓋封建固是分封固本之意。然必得人。方能君國子民。以衞天子。若郡縣統馭之法。臂指相使。亦免尾大不掉之憂。苟得人以久任。未嘗不可爲理。固不必封建也。又曰。欲革事體之弊。當從源頭處理會。如源頭所立之法不善。則其弊不可不革。若源頭無傷。則凡事其流

皆有弊。豈能盡革。但須行法者之得其人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朱子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封建郡縣之論不一。有以封建爲得者。有以郡縣爲得者。朱子謂若論治亂之由。畢竟不在乎此。亦係乎其人耳。得其人則封建可以爲治。郡縣亦可以爲治。特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古聖人以公天下之心。與親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資其屏藩夾輔之力。自是良法。但其制不可過大。過大則強盛難制。致有尾大不掉之憂。昔賈誼言於文帝。欲天下之久安。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蓋衆建則捍衛多而國本固。少力則無所藉以爲亂。此計最得。其後主父偃竊其說以用之於武帝。然後世封建勢不可復。若郡縣得人。未嘗不善。相提而較。亦初無得失之可言也。

朱子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

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爲大變。朱子爲治。必先擧其大者。凡居官所至。每以興得校明教化爲急。任同安簿時。供職勤慎。而吏才敏捷纖悉。庶務必自親歷。不少苟簡。忽忽所職。兼掌學事。於是選邑中之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之有學行者。爲之師以表率之。日與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俾知所以爲學。而自淑其心身。盡誦教化立則人才出。故汲汲留心如此。及在南康。則懇惻愛民。有利必興。有害必革。常以民隱爲己憂。而惟恐有所不及。至姦人豪右侵害善良撓亂政法者。卽嚴加懲治。不爲寬貸。由是豪強斂戢而憚其法之嚴。里閭安靜而享無事之福。政治之暇。加意人才。數詣郡學。諸生各以所見質疑問難而來者。則謁誠誨誘。諄諄不倦。其政教之及士民者。概可見矣。後知漳州。以習俗不知禮法。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其條目以曉示之。使知遵守。又慮其不盡諭也。復命父老細爲講說。各教訓其子弟。僧尼異教。力禁止之。俾不得行。漳俗爲之大變。蓋隨其所莅。政績有成。化行俗美。惜仕於外者僅九考。中更遷徙去任。而不得一竟其設施。可慨也夫。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推行之。朱子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每歲春夏之交。民閒乏食。豪戶閉糴。思以牟利。而細民則率衆發廩。肆其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爲之計。率鄉人行社倉法。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所得息米。造倉三閒。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自是一鄉之閒。雖遇凶年。人不乏食。米價不登。安業如故。後因入見。條上其法於朝。詔頒諸路咸推行之。至今遵爲良法。民無凶荒乏食之虞。而有緩急足恃之幸者。皆食朱子之惠於無窮也。

淛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朱子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旣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敬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當浙東大饑。朝命朱子爲提舉。方拜命。未之官。卽以賑饑爲汲汲。移文他郡。招募米商。免其征稅。以速其來。比至。則客舟絡繹。皆輳集於境內。而民食有資。是其先機之智也。於是安心措置。日與寮屬鉤訪民閒利病。至忘寢食。分畫規條旣定。乃自按行所屬地方。弗辭勞瘁。窮山深谷之中。足跡靡不遍到。拊問其疾苦。存恤其荒饑。悉心周詳。加意體察。所活不可勝計。是其任事之勇也。每出止乘單車。屏徒從。凡一身所用之物。皆自備而往。絲毫不取州縣。恐其借端騷擾。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其至。丰采嚴飭。官吏望風畏懼。倉皇廳事。常若使者臨境。各遑乃事。由是所部肅然。吏戢民安。雖當饑荒。帖然如故。是其律己之廉而馭吏之肅也。至賑饑之外。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利之所在。害之所伏。無不一一窮究焉。蓋其留意民瘼。勞力公事。極計慮之周而殫規條之備如此。故雖去官旣久。而民猶頌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命之不甦而天災之不弭哉。

光宗卽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先生嘗病經界不行。至是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卒沮不行。經界之法。覈土田之欺隱。清豪強之兼幷。實爲小民莫大之利。而不便於巨室貪戶。先生向爲同安簿時。稔知其弊。心嘗病之。至是辭江

東轉運改知漳州奉旨先行經界乃訪其可行之事宜合乎人情土俗者擇其可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覈查丈量之法洞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積弊釐清公私兩利而當時土居勢豪之家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深懼此法一行無所容其奸貪大爲未便遂謀騰異議以其勢力鬬通朝右當事沮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乎而先生惠民之心已自白於天下後世矣